



王鹏起  
著

# 梦雪

聆听也是一种能力。

听懂了梦雪，心就平静了，

就像过滤掉杂质的纯净水一样，

清澈透明，能容纳万物。

这种恬淡平常的心态，

能让人心明眼亮，

求真务实，求美向善。

一切过往的 不过是象征 永恒之女性 引导我们上升 ——歌德  
梦雪的魅力，是她的声音和语言所体现的  
温暖人心的力量



100.8MHz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王鹏起  
著

# 梦雪



梦雪的魅力，是她的声音和语言所体现的  
温暖人心的力量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梦雪 / 王鹏起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 
2017.12

ISBN 978-7-5468-1400-1

I. ①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4933号

梦雪

王鹏起 著

出 版 人: 王永生

责任编辑: 侯君莉

装帧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0931-8773258(编辑部)

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 22.25 插页 2 字数 440 千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 000 册

ISBN 978-7-5468-1400-1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。



我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照片，过一段时间就想打开来看一看，我的几个老伙伴也有她的照片，那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拍摄的，每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都要互相传看，每个人都会讲一段和她有关的故事。……

这个用声音改变了我并给我带来好运的人，  
我认识她，她不认识我。





## (壹)

一个小陇山里长大的乡里娃，能娶兰州市的黄花闺女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20多年前，我做到了。满村子的人都跑来看新媳妇，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。有人说我家祖坟上烧了高香，要不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？还有人说我是傻人有傻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乐得合不拢嘴，嘴角上翘，一翘就翘了20年，对老婆的热爱一直伴随着对兰州的向往。

向往里有企盼，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到兰州来，为此，我努力了好多年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当希望变成现实的时候，风跟着来了，沙尘也跟着来了，才知道现实就像一根甘蔗，除了中间甜的还有两头不甜的。单位合并，我们陇山化工厂是被接管的乙方，一切听从甲方安排，我感觉就像俘虏一样任凭发落。职工分成两派：本地人一派，外地人一派，开大会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兰州人说我们是“乡里人进城了”，好像我们这帮乡里人是来抢他们饭碗的，警觉的目光里透露出不友好的情绪，在发生争执和冲突的时候，常用“讨吃”这样的话来讽刺我们。我对此很反感：东镇化工厂，说是在兰州，但离市区还要30多里路，就这么个小企业，神气什么？

我们新来的全部被安排在一楼，4个人一间宿舍，这叫临时过渡。楼上常有脏水泼下来，溅到我们的窗户上，白天是洗脸水，晚上是洗脚水。打麻将是基本的娱乐活动，每天从下午开始到深更半夜，麻将声此起彼伏，我的耳朵里时常出现“哗哗”的幻响，不得不戴着耳机听广播。后来又兴起了挖坑、斗地主……

在兰州能收听到很多陇山听不到的电台节目，这让爱听收音机的我很开心，我发现，晚上10点到11点这段时间宿舍楼上相对安静一些，有收音机的都在听同一个节目——《蓝色月光》。此时，高声喧哗没有了，嘈杂声停止了，只有女主持人的声音从各种收音机里传出来，在楼道里回响，整个大楼充满祥和的气氛，她叫梦雪，大家听她的节目就像当年听刘兰芳说评书一样。

新单位，新规矩，领导改称老板，职工成了雇员。老板给我们新来的讲了一大堆新道理，然后说：“现在是人多岗位少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



安排什么岗位就在什么岗位。”我站起来说：“既然是合并，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对等，为什么对我们另眼相待？”老板瞪了我一眼，旁边的副经理说：“有本事你们把我们接管了，我去给你们扫地看大门。”

“这，这话说服不了人……”我打算据理力争，旁边的工友硬把我拽到座位上，刚坐下一会儿会就散了。

管人事的找我谈话：“眼下厂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你这个四级电工暂时派不上用场，要么去搞卫生，要么去看大门，要么就待岗。请你选择。”

“就是说，三选一？”

“对，你觉悟高，理解得好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！”能把让人难受的话说得这么好听，不愧是搞人事工作的。

三选一，没一样随心的。我把这三项写下来，标明ABC，然后选择：待岗不行，没有工资，要一直等到退休，选择待岗还不如待在陇山老厂里，我把C抹掉。只能从A和B两项当中选择，47岁的男人，不聋不傻，选择A，拿把笤帚扫马路？没见过这个年龄的男人扫马路，怕是要被人笑话。老婆在电话里说：“随便，你爱干啥干啥，无非是多了一个疯汉，兰州有个515精神病医院，就是给你这么价的人准备的。”

那怎么办？老婆说：“去之前我就劝过你，你非去不可。”我说：“以前想调都调不进来，谁知道会是这个样子啊。”老婆说：“既然去了就顺从，不要耍你的犟脾气！”

那只有看大门了。别说亡国奴，这亡厂奴的滋味也不好受啊，1天、2天、3天，我耗不起，再不上岗，这个月的工资就打水漂了。我喝了半瓶二锅头后，把A也涂抹掉了，剩下B。

看着B发呆，热热的心开始冷却，我本来像一块烧红的铁，打算在新单位发挥我的热量，没想到这块热铁被扔进了凉水里，只有吱吱冒气的份。我现在就像绘图铅笔里的B族，硬不起来，光亮的地方没我的份，只能画阴影和黑暗的地方，即使这样也不敢使劲，一使劲就画黑了，改都不好改。唉，那就画吧。

我向老板投降，愿意看大门。老板说：“这就对了，过几天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了，就这，还得辞退一个临时工呢。”

三个看大门的临时工，辞退谁？当然是那个年龄最大的。看着他卷铺盖走人，我心里一阵酸楚，不由得问自己：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不是有



句古语叫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”吗？我去找老板，看能不能不要辞退他，好歹我还是四级电工啊。

“四级电工？那是老皇历了，现在要重新考级。”老板不屑一顾地拒绝我，“那两个早晚也要辞退的，以后安排不了的正式工，全部取代临时工。”

我穿上了保安服，站在大门口，一帮人围着我看热闹。我感觉怪怪的，礼服不是礼服，戏装不像戏装，可人家说挺精神，有的说我像个司令，有的说我像公安局长，呵呵，是褒是贬，反正都带着官衔，我喜欢听，谁让咱长得帅呢。我双手叉腰做了一个亮相，说：“公安局长看大门，看哪个贼娃子敢进来！”

大家笑着散开了，这是我在新单位第一次以近乎出洋相的方式逗大伙开心。

我却开心不起来。初次看大门，浑身不自在，脸上像涂了一层面膜，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应付人。给出出进进的汽车开大门，人家嫌我笨手笨脚；盘问进门的陌生人，人家说我有眼无珠；和难缠的人拌嘴，我张口结舌；和不讲理的人吵架，我不会脏话，人家告到保安部，部长不问青红皂白，说我是个“沫沫子”，气得我脸红脖子粗。我像一个受气筒，接受着好多人的恶语和嘲讽，就像门口的那个垃圾桶，人们把任何不需要的垃圾往里扔，而垃圾桶只能干受着。

听老婆说，自我看大门以后，我儿子走路都低着头。我该怎么安慰他呢？他在电话里说：“不用安慰，我长大了，现在有空就陪妈妈，玩手机的时间少了，干家务活的时间多了；外面的饭吃得少了，在家里做饭吃多了。”儿子的突然成熟，让我欣慰，这就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吧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这些苦没有白受，这场洋相没白出。

有份工作干，心情好一些，起码能把工资领全。接下来就是为没有双休日犯愁，每周休息一天也不行，保安部长说：“门房工作没有休息日，三个人倒班，连续不断。”

可我不是临时工，每周工作 40 小时，法定的。

“那你去找老板说吧。”部长推辞。

老板说：“现在好多大事都忙不过来，你这点小事先放一放，以后再说，你克服一下困难，先坚持着上吧。”

这一坚持就是半年多。将近 7 个月的时间，如同推磨般的日子，我是



一天一圈推过来的，不敢回想。10年前，为了厂子转型改造，我们夜以继日连续奋战，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难熬。一身力气没处使，一门手艺无处用，每当坐在门房，就不由得想心事，四级电工，本打算在新单位大显身手的，没想到这一合并，把一个管电门的变成了一个看大门的，唉！我这提惯了万用表的手，只能开大门关大门，这叫什么事吗！想着想着不由得冷笑一声，觉得很滑稽。

值班员老薛宽慰我说：“一点都不滑稽，能领上工资，干啥都行。再说你的工资比别人高，看大门划算，总比爬电线杆强吧。”

仔细想想，这话实在，我失衡的心理平衡了些。与其胡思乱想不如吼一段秦腔：

刘彦昌哭得两眼泪汪汪，  
怀抱着娇儿小沉香，  
官宅内不是你亲生母，  
你母是华岳三娘娘……

听见的人问我：“你现在是刘彦昌呢还是小沉香？这一段应该哭着唱，你怎么笑着唱呢？”

我用秦腔道白回答：“唉，啼笑皆是，啼笑皆非啊——”

对一个习惯了干活的人来说，待在门房如同被一条无形的绳子拴住了，感觉白天过得太慢，时间就像慢刀子割肉一样折磨人。晚上的时间过得快一些，吃过洗过，躺在床上听收音机。一个无线电爱好者，用质量好的收音机接收调频广播，心里很满足，调频信号比调幅的中、短波信号稳定，杂音小，保真度高，听音乐层次分明、音质优美，尤其听直播节目，语音清晰，临场感强。兰州有好多调频台，节目丰富多彩，选择余地大，但晚上10点以后，我也和大家一样，只听《蓝色月光》节目：

压抑的心，是一只孤独的海燕，在暴风雨之夜，穿梭在雷鸣电闪间，等待雨后的晴天；受伤的心，像一面蒙上水雾的镜子，越是努力尝试看清，越是在迷雾般的视线里困惑不堪。时针、分针、秒针，一步一步窥探心灵世界隐藏的言语，直到出现一缕《蓝色月光》，让时间把心灵的门窗打开，照进现实的点滴情感，化作今晚的温暖，让你的心、让你的心在《蓝色月光》的港湾里，停留一会儿。

节目的开场白由男女声交替朗诵，听来很有意味，切中人的心灵，仿佛拉开了窗帘，让柔和的月光照进了黯淡的心房，如同打开了窗户，把胸中的





闷气置换。

“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幸福调频 100.8MHz，每晚 10 点为您播出的情感类谈话节目《蓝色月光》。您在亲情、友情和爱情方面有什么困惑和苦恼，请通过我们的直拨电话，把您的诉求告诉我，我和大家会给予您帮助……”

在轻松的音乐里，传来了电话铃声，梦雪问：“喂，打通一线的朋友，你好！”

“梦雪老师，是我吗？”一个小伙子的声音。

梦雪回答：“是你，请讲！”

“梦雪老师，我在兰州打工认识了一个女的，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我喜欢上她了。可我在老家有个对象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梦雪问：“你到兰州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一年多。”

梦雪问：“你在老家的对象是未婚妻还是正在谈恋爱？”

“这，就是那个……”

梦雪问：“我问的意思是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得到双方大人的认可？”

“嗯，父母都知道。”

梦雪问：“订婚了没有？噢，没有订婚仪式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是吧？”

“嗯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。可我，我现在该……”

梦雪说：“你现在是脚踩着一只木船，眼睛看着另一只花船，想把脚伸过去，对吧？”

“我，我，不是，你这么打比方，让人难以接受。我不是脚踩两只船。”

梦雪说：“我没说你脚踩两只船，你还没有那个本事，你要有那个本事才不会给我打电话呢。我是说你现在喜欢上这个女的，又舍不下前面的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梦雪说：“你和原来的对象谈了那么长时间，就抵不上这个一年的？”

“我觉得谈恋爱要讲究质量，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。”

梦雪问：“你喝过咖啡吗？”

“嗯？咖啡，以前没喝过，现在喝。”



梦雪说：“我问你，一杯咖啡的质量和一杯清茶的质量哪个更好？”

“咖啡比茶更浓烈，应该是咖啡。”

梦雪说：“一杯茶能喝好几水，你见过一杯咖啡能连续冲着喝吗？”

“你是把我原先的对象比作茶，把现在的比作咖啡，对吧？”

梦雪说：“嗯，脑子还灵光着呢。有的夫妻像茶一样平平淡淡过了一辈子，有的像咖啡一样激情澎湃过了三五年，你认为哪一种质量更高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梦雪问：“你觉得现在这个女的比原来的好在哪里？”

“嗯，热情、大方、洋气。”

梦雪问：“还有吗？就凭这些就能给你当老婆吗？那你到北上广去看看，还有更热情大方的，如果出国再去看看，那都是洋女人，比你现在的洋气多了。”

“梦雪老师，我觉得你有些挖苦人。”

“是，我是有些挖苦你，不这样说你能记住吗？你从农村来到城市，看见花花绿绿就嫌弃原来的对象土气、小气、木讷，是不是？眼界开阔了是好事，但你要多看城里的人是怎么努力工作，怎么勤奋学习的，想着提高自己，有可能的话把对象领来，两个人一起往高飞，而不是见异思迁。”梦雪的语言像手术刀一样切中了要害。

“噢。我，我现……”

梦雪说：“你现在是三心二意，对吧？我不会帮你二选一的。趁你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，好好想一想，认真选择，不要被城市里的眼花缭乱所迷惑。找对象是找和你过日子的人，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，而不是找个花瓶好看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现在找的这个就不好，如果你确实认为这个好，非要死心塌地和她在一起，我劝也没用，你父母劝也没用，所有认识你的人劝都没用。所以，说是说，做是做。我只能按照正常的思路告诉你怎么做，比如，把你原先的对象领来，给她美容美发，给她买时髦的衣服鞋袜，然后你比较一下，看看哪个更美丽。或者和现在这个女的相处一段时间，等你的热乎劲过去了，心里平静了，再作决定。我想，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。”

一位听众说：“梦雪，你不要给这个男的出主意，年轻的，毛病多得很啊。他和这个好了，把那个断了，那个对象如果知道了，会怪罪你的。”



梦雪说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！我不怕得罪谁，但这件事我最怕伤害到他原先的对象，担心这个男人做错事，把老家的女孩辜负了。唉，男人，我怎么说这样的男人，才20多岁。”

我一边听一边想，原来广播节目还能这样办啊，谈对象的事情也能在广播里说，会不会是提前录制好的？

接下来，有两位听众就此事谈了自己的看法，明显听见电话是切进来的，而且说话的声音不像是工作人员，我的心里有些小小的激动，这样看来，我也能参与啊！

在情感问题上，见异思迁，好多男人都有这样的心思，尤其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男人，打上领带就以为脖子比别人长，不知道天有多高；穿上皮鞋就嫌布鞋土，忘记了地有多厚。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在兰州才一年时间就移情别恋，让人觉得轻薄。但这种事情怎么说呢，不能支持又不好反对，一句“恋爱自由”就把你顶回去，叫人哑口无言。

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我是从老单位来到新单位，从原来的破船跳到了现在的新船，为的是有条生路。但我仍然怀念我的老船，没有和它一起走到退休，不是我们没有卖力，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，不能把我渡到人生的彼岸。

梦雪用茶和咖啡做比较，形容婚姻的质量，恰如其分。我们中国人要的是天长地久、白头到老的婚姻，这种婚姻对于家庭和谐、身心健康、社会稳定，都是有益的。只有这样的婚姻才能教育出稳重有担当的孩子。

这一段对话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，梦雪在回答问题的同时，还把听众的心思往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方面引导，就像我修理电器，不单是把坏的地方修好，还要整个检查一遍，顺便保养一下，既会修，又会理，这样，电器使用的时间才会长久些。

这一个小时的节目，听得我心情愉快，比晚上看电视剧强多了。

要上白班了，让人头疼的白班，前一个小时还行，越往后面就越坐不住，地扫了两遍、桌子抹了3遍，要么就靠抽烟打发时间。闲得无聊，看看花吧，花坛里林林总总开着十几朵花，开得很压抑，有的垂头丧气，像我一样没精神；有的花苞不愿意绽开，就像我不愿意敞开心扉一样。我把饮料瓶做成洒水壶，给这些花儿浇水，几天过去还是不见起色。保洁员说：“土质不好，光浇水没用。”老薛说：“再好的花种到这里都蔫巴了。”



这话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，心里一颤，不舒服，我转身走到大门口，看过往的汽车。这里没有公交车，要去兰州就说进城，只能坐外地到市区的班车，厂门口有站，经常有人上下车，很少有认识的。

有人打听事，有人串门子，有人进来临时放个东西，都得替人家看着，老薛当班时，瓦婆子说她包里的核桃少了，巧的是她在垃圾桶里看到了核桃皮，就认为是老薛偷吃了她的核桃，一顿数落，一顿训斥，一顿告状，老薛吃了哑巴亏。我把垃圾桶里的核桃皮挑出来看，是干的老核桃皮，而瓦婆子的核桃是湿的新核桃，这怎么解释？

瓦婆子闭嘴走人，但老薛还是被辞退了。我硬拉着老薛去找部长说理，老薛说：“不了，这单位是欺老不欺小，找也没用。”

欺老不欺小？我头回听说这样的话。老薛解释说：“老的没处用了，任人摆布；小的前途无量，没人敢惹。”

噢，新单位还有这么个说法。我劝老薛再等几天，看看有没有转机，他叹口气说：“唉，人家现在打算辞退我，正给我找碴儿呢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早走早好，免得受更多冤枉气。”

一个背着留厂察看处分的人，姓余，接替了老薛的工作。部长对我说：“你让老薛把电话箱的钥匙留下，你先保管着，没事不准乱打电话。”

我很不情愿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要呢？是不敢面对老薛吧。老薛是个明白人，把钥匙交到保安部，部长又把钥匙交给我，一再强调：“这是值班电话，除了报警和工作需要，不许任何人打。”为了这个电话箱的钥匙，我得罪了好几个人。

老薛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要走，我赶到大门口送他，他穿戴整齐，衬衣领白白净净，像刚从澡堂出来，看上去显得很轻松，他微笑着和我握了手，然后掏出一张纸条给我，说：“这是几个领导的车牌号，现在用不上了，你拿上，这些车进出的时候，你开大门动作要麻利些，当官的吃这一套。”我接过纸条，明白他的意思。班车来了，我帮老薛把行李放好，临上车他对我说：“心里要难受的话，就在幸福频道听听《蓝色月光》。”看着他上车，我多少有些难舍，刚认识就分开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就像三脚架少了一条腿，感觉不稳当。

晚上，在《蓝色月光》，那个温馨的声音响起：“……让你的心，在《蓝色月光》的港湾里，停留一会儿。”伴随着一段轻音乐，梦雪说：“如果你在亲情、友情和爱情方面有什么困惑和苦恼，请通过热线电话，把你



的诉求告诉我，我和听众会尽力帮助你！”梦雪的声音很柔美，如春雨一般滋润。

有一位年轻女士给梦雪打电话：“我结婚两个月了，现在和公婆住在一起，大家很客气，可我觉得过于客气，有些虚，心里不踏实，尤其和婆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，想请教一下您。”

梦雪说：“你现在等于到了一个新家，虽说已经熟悉了，但还要有个磨合期，比如生活习惯、爱好偏向，特别是饮食方面，都要有个适应过程。你们现在的家里，你和婆婆把关系处好了，这个家基本就和睦了。一般来讲，当妈的面对儿媳，心理是比较复杂的，希望儿子幸福，又担心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

“噢，对，您说到问题的关键了。”

梦雪说：“我这么给你说吧，你把婆婆就当成自己的妈妈，让她感受到你在乎她，家务事上多请教，甚至有时候在婆婆跟前撒撒娇，懂吗？”

“哈哈，懂。”

梦雪接着说：“还有，有些事你让你爱人面对公公婆婆，有些无伤大雅的话传到你耳朵里，也不要计较，更不要过于敏感。你们两口子做主的事，也要主动征求公婆的意见，至于采纳与否，是你们的事，但起码让老人觉得你们在乎他们、尊重他们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！”

这个节目新鲜，能和听众互动交流，广播节目走进平常百姓的生活，的确是一次创新，再听女主持人梦雪的声音，亲切温柔，语言朴实，解说详尽，就像听众的知心人一样。我听了心里很舒服，一个新家需要有个磨合期，互相适应，我在新单位，也要磨合，如果我是新媳妇的话，那老板和部长不就是我的公婆吗？但前提是这个单位要像个家。我是爱这个家的，因为我爱兰州，和爱屋及乌是一个道理，要不大老远跑来干什么。只是我这个新媳妇哪敢撒娇啊，就连端上碗吃饭，也要看公婆的脸色。

沙尘特别喜欢光顾大门口，有时候是风邀请来的，有时候是风领着来的，来挑逗我的脾气，把眼睛护住了，它就往嘴里钻，老觉得硌牙。我关上房门拒绝和它玩耍，它就在厂门口周围撒泼打滚，把地上弄得脏兮兮的。下夜班前，我把门房前后左右扫得干干净净，老余接班时不太高兴，说：“扫那么多干啥，累己累人。”我没在意，只要看见脏了就打扫。部



长说：“你把门房收拾干净就行了，管那么多干啥？”见我疑惑，他接着说：“门口的卫生由后勤部负责，你等于替他们扫，这样时间长了养成习惯，最后就真成我们的了。”

噢，是这样啊。分工这么明确，我苦笑着小声说：“这么生分啊。”唉，这个单位让人心窄，不畅快。

沙尘呼啸着和风一起跑了。

还是等晚上听收音机吧，在《蓝色月光》节目里听梦雪和听众对话。

有位男听众通过直拨电话说：“我离婚一年多了，现在兰州打工，有个7岁的儿子和我父母在一起。儿子他妈在我们老家县城开了个小卖部，她现在要把儿子接到县城去上学，可我父母不答应，我现在咋办？”

梦雪说：“我先问你，如果孩子不在县城上学，那在哪里上学？”

“在我们村子上。”

梦雪说：“在县城上学比在你们村子上，各方面条件要好，对吧？”

“就是，好得多。”

梦雪说：“就你所知道的，你觉得孩子妈有这个能力吗？”

男听众回答：“有。梦雪老师，说实话，就是因为老婆太能干，才和我们家里人闹翻，一气之下离了婚。”

梦雪说：“你们大人之间怎么样先不说，现在孩子上学是主要的问题，你自己要有个基本思路，如果你觉得儿子由他妈妈负责照顾，在县城上学比较好，就要做你父母的工作；如果你和父母的想法一致，就要做儿子妈妈的工作。”

男听众说：“我觉得在县城上学好，儿子妈妈也有能力照顾。”

“你老婆那么能干，为啥要离婚呢？”梦雪问。

“唉，有些话不好说，我母亲爱讲迷信，家里做啥事都要看日子，她弄的东西谁也不能动，这规矩那规矩，别说我媳妇，我都烦。可你说，当儿子的咋能说父母的不是。我出来打工，一为挣钱，也想躲避她们婆媳之间的麻烦事。有一回她们吵架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我爸打电话叫我回去，我劝不住，气头上动手打了老婆。老婆哭着走了，等来的是一纸离婚协议。唉，其实我也挺后悔的。”

梦雪问：“就是说你和老婆离婚只是一时冲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？”

“嗯。”



梦雪说：“我多问一句，你有没有再找老婆的想法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梦雪再问：“那据你了解，儿子的妈妈有没有再找老公的打算？”

“这个，应该没有。她现在除了做生意就是想儿子，隔三岔五来看儿子。”

梦雪问：“你们有复婚的想法没有？我问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复婚，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用不着为儿子上学的事犯难，对吧？”

男听众说：“这个我考虑过，可我老婆，不，就是儿子的妈妈，她人比较倔强，我在她跟前老觉得低一头；再就是父母说女人太要强不好，克夫克子，不愿意让我复婚。唉，我像个夹板肉一样，两头受压。”

梦雪说：“我觉得你少了一点男人气魄，这样下去，你将来恐怕还要看儿子的脸色。”

“对对的，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感觉。”

梦雪接着说：“婚姻问题要自己做主，在能干的老婆面前服软不丢人，即便是怕老婆，那又如何？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你先解决儿子上学的事，这个事不等人，在解决儿子上学问题的过程中，你有意识地和孩子妈妈多沟通，哪怕让人家数落和挖苦，都不要计较，以大局为重。你打她的事，要主动赔礼道歉，求得原谅。还有，在儿子上学的问题上，你要让老人明白，孙子上学是大事情，孩子的将来可不能毁在大人之间的矛盾上。”

男听众说：“对，你说到问题的关键了，也点醒了我。”

梦雪最后说：“你记住，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，与其回避不如面对。”

过了10来天，这位男听众又打来电话：“梦雪老师，我把儿子带到他妈妈跟前了，准备着上学呢。”

梦雪问：“过程顺利吗？”

“不太顺利，我先给父母做工作，我爸不吭声，我妈反对，我是强行把儿子送到他妈妈跟前的，看我态度坚决，我妈哭了。我心里难受，但还是咬牙坚持，最后父母亲默认了，要求一两个星期见孙子一次。”

梦雪说：“这个愿望能办到。现在有个关键问题，就是你最好回老家去，在县城找一份工作，挣钱可能比兰州少，但为了孩子和你们的家，值得这么做。你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，责任要大于其他人。还有，你要按月把孩子的抚养费送到你将来的老婆手里，能做到吗？”



“能。”他回答得很干脆。

梦雪笑着说：“以后有了好消息，请给我们来个电话！”

《蓝色月光》节目确实吸引人，听众通过直拨电话和梦雪交谈，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，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，会引起对比和思考，别人的事情对自己也有借鉴意义。我注意到，梦雪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，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把问题尽量问得仔细些、全面些，分析透彻，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，所给的建议不仅是短期行为，还有长期打算。就像给人指路一样，不光告诉你怎么走，还让你明确行进的方向和最终的目的地。

梦雪的声音好听，加上她亲切的口吻，一下子就能把人吸引住，我觉得她不是一般的主持人，说话的语气语调，还有敏锐的判断、快速反应和组织语言的能力，都是一流的。

这档节目为听众撑起了一片天，让人有一种精神被庇护的感觉，我要是早些遇上这样的节目就好了。

一位小伙子问：“梦雪老师，我和朋友吵架了，他让我很难堪，我不知道这样的朋友值不值得交往。”

梦雪说：“具体说说吧，他怎么让你难堪的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国庆节我请朋友们吃饭，喝了些酒，本来大家高高兴兴的，最后要走的时候，他让我把吃剩的饭菜打包。我没打算要，打包的话显得小气，面子上不好看，我就说不要，让他别管了。可他非要打包，叫服务员拿袋子来，我极力阻拦，他说浪费了可惜。我就说我请客我做主，你少管闲事。结果两个人就吵开了，大家劝了半天才收场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我生了一肚子的气。”

梦雪说：“我可能还会让你生气的。我先问你，你觉得把吃剩的饭菜打包对不对？”

小伙子慢吞吞地说：“道理上对着呢，可毕竟……”

梦雪说：“就是说你也认为对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任何时候浪费粮食都是错，你可以为了面子烧钱，但不能浪费粮食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这个我懂，我现在问的是这个朋友能不能交？”

梦雪说：“你别着急，首先要把对错搞清楚，如果不搞清楚，以后你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在你出现错误言行的时候，作为朋友能及时指出来，帮你纠正，你觉得应不应该？应该。好，接下来你应该完成打包，而





你没有，反而说是你请客你做主，让人家少管闲事。正是你的这句话伤了人家，不光伤了他一个，要我说，你的这句话伤了大家。”

小伙子不语，梦雪接着说：“你现在能把问题说出来，我觉得很好，起码你有自我反省的能力。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，你应该这样问，我和朋友因为打包的事吵架了，我怎样了却这件事，而不是只问这个朋友能不能交。”

小伙子若有所思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他起码要委婉些，直愣愣地多伤面子。”

梦雪说：“你所谓的面子，其实就是虚荣心。年轻人在一起说话，又喝了酒，怎么委婉？等你们到了60岁以后才可能委婉。”

小伙子笑了。梦雪接着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朋友能交，不但能交，而且要好好交往。”

“啊？”

梦雪说：“你的面子是你自己弄丢的，你的这位朋友帮你把面子捡回来，还给你，而你不要。听懂了吗？”

“噢。”

梦雪说：“道理已经说明白了，你若真听懂了，后面的事无须我再教你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了。”

梦雪最后说：“交不交朋友是你的事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素养。”

梦雪没有就事论事回答朋友能不能交，而是先指出引起矛盾的原因，让小伙子明白问题的关键在哪里，自己错在哪里。我们好些人遇到问题不能正确理解和分析，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衡量一切，当别人发现并指出来的时候，仍不能自我反省，结果是一错再错。

最后那句话很要紧，这几年铺张浪费的风气逐渐抬头，不光是剩菜剩饭，好端端的衣服和鞋子，因为过时就扔了，面子消费，炫耀消费，过度消费等等，攀比、奢侈之风正在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和作风，梦雪借此机会提出来，给大家敲敲警钟，恰到好处。

你别说，这《蓝色月光》节目还真的有点头，如果没有听众打电话，梦雪就借着热门话题侃侃而谈，她的口语表达能力强，说话有条有理，不紧不慢，就像把一壶开水缓缓灌进暖壶里一样，听得人心里叹服，感觉温暖，这种温暖一直能保留好长时间。每天晚上听上这样一段节目，心里就